

原來我是在乎的

高一公·高二良

高三良

離開學校數十年，不論新舊朋友，聊天當中很少談到是那所學校畢業的。初聞高中同學要重聚，只覺得：「有必要嗎？」

從不覺得高中生涯有何特別，還不就是上學、放學，按時把頭髮剪得合乎教官的要求，走在路上即使不穿校服，別人也知道我們是中學生。或許因為是「早期」被找到的，重聚籌備小組又有一位我三十年來不曾失聯的好友，再加上總召「只」要求幫忙找三個同學，也就爽快地答應做個聯絡，心想只要找到當年的班長，任務就完成了。孰知一旦著手找起同學，就像上了癮似的，欲罷不能！

這「癮」是什麼呢？原來我們班同學之間有那麼多奇妙的關係：我們班同學有小學、初中、高中一直同班十二年的，有每天早上替鄰座買早餐的，有提供同學準備聯考讀書地方的，有探訪因病休學同學的，有大學同系的，有重考時成為死黨的，還有成為妯娌的。但三十年前的摯友，不保證今日仍保持聯絡。只是人不見得是看不見，就不會想。許多同學還真是彼此惦念著，甲拜託我找乙，乙拜託我找甲。聽了這麼多溫馨的小故事，我能不盡心盡力地找同學嗎？

在尋人及幫忙籌劃重聚的過程中，認識了許多新朋友。與新朋友閒聊，常發現竟然是小學或初中校友，原來新朋友沒那麼新。有一次，住在大西雅圖區的同學們聚在一起，大家邊吃、邊聊、邊看幻燈片，兩小時後，突然兩位同學同時指著一張照片大叫著：「我認識這個人！」搞半天，兩人竟然是初中同班同學，卻得靠張三十多年前的照片來相認。還有我高二同學的高三死黨是我幼稚園同學，也是現在公司的同事，只是在不同的廠裡工作。若不是三十年重聚，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是同事呢！所以說，牽來牽去大家都有不止一層的關係，真是太有趣了。就算以前從未見過或聽過的，就因為同年從同一所高中畢業，又跟今日在別の場合認識新朋友不一樣。這種奇妙的感覺，只有親身經歷才能體會。

另一個上癮的因素是，突然很想知道，為什麼有人那麼「迷戀」我們的高中？不但制服留著，書包留著，連三十年前的准考証及榜單都還保存得好好的。仔細回想，如果我們的高中有任何特別，那就是：若有任何讀不通的科目，同學

陸珊



陸珊(左)與幼稚園同學雷德庸於四十四年後同月同日合影
(04/17/2008)



04/17/1964

中一定有人可以指點迷津。可想而見的，若想要像小學、初中那般在綠園裡名列前茅，還真得有點天分。也因此許多同學都

覺得高中時讀書的壓力很大。萬幸的是老師給成績不是按常態分佈，否則再用功、考得再好，仍有可能被當。

三十年後與老同學敘舊，當年的升學壓力早已不是問題。

排字、行軍、打靶、海報、園遊會、烹飪

課、排球賽等等，倒提醒我們也曾經年輕過。一位同學說：「原來我們的記憶都是片段的。」若不是同學們七拼八湊，還真不記得我們高中生涯還挺精采的。雖然各人三十年來的經歷及今日面臨的挑戰都不一樣，但待人處事的方式還是像高中時代一樣認真。就拿籌備重聚來說，有同學問我為什麼像「插電的」。我告訴她，如果我是「插電的」，更多同學就像「發電機」。只要參加過洛杉磯或是臺北重聚的同學，應該都知道我在說什麼。

很奇妙的，不論同學在重聚時是如何相認的，乍見時，彷彿都得想一想。大部分同學都說，若是平時在街上遇著，很可能就當陌路人擦身而過。但重聚結束道別時，大家都覺得彼此三十年來沒什麼變。許多同學遺憾重聚時間太短，但我不知道多少人擁有足夠的體力可以承擔更長的時間。兩次重聚結束時，我幾乎都沒聲音了。重聚那幾天，現場有許多同學忙裡忙外的，我可是沒任何任務在身喔！

一些同學兩次重聚都不方便參加，就盼我能描述，但無論我如何嘗試，總覺字彙有限。譬如，在臺北重聚穿綠制服照相前，有同學問為什麼要穿那麼醜的衣服照

相。我不記得如何答覆她，只記得在洛杉磯重聚前，我亦曾向重聚總召表示：每人買一件綠制服，就穿一次實在是浪費，那麼沒款的衣服，以後實在沒場合可以再穿。總召跟我講了一堆傳統啊、理由的，老實說，說服力不是很大，但為了不給重聚籌備小組添麻煩，我守規矩就是了。孰知在洛杉磯重聚時，還真託這綠制服的福，我們可以放膽地在旅館裡認同學，就算認錯人，也都是自己人！臺北重聚時，不是每人一件，而是同學會準備了一些讓我們套著穿。當班聯絡叫我們去照相時，說也奇怪，大家二話不說，迅速套上綠制服。攝影師照完了，我們還捨不得脫，還叫負責綠制服照相的同學用我們的相機再照幾張。可憐的負責人也無奈，她若不幫我們照，我們不脫綠制服，後面班級就無法照相。許多舉動我不能解釋，更多心情我說不清楚。只能告訴未能參加三十年重聚的同學，這次重聚只是我們「再續前緣」的開始，以後還有五十歲慶生及三十五年重聚。從前覺得失聯的同學就是緣份已盡，但當我再度聽到她們或看到她們時，才發覺：「原來我是在乎她們的！」



過去一年來夜以繼日的搜尋不是瘋狂，而是值得。就盼同學們都能珍惜，保持聯繫，繼續努力把尚未找到的同學也找出來，與她們分享我們的喜樂……。